

望色无恙

JINSEWUYANG
JIHEXIANG
灵犀无翼

乱世纷杂，参商难连，
琉璃易碎，情深难寿……
他与她将何去何从？

属于他们的崇泰十六年，
款放轻舟闹红里，
菱荷香里一双人。



望色无恙
菱荷香

JINSEUYANG
JIHEXIANG
灵犀无翼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堇色无恙茈荷香 / 灵犀无翼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306-6940-2

I. ①堇… II. ①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8601 号

责任编辑: 魏青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部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香河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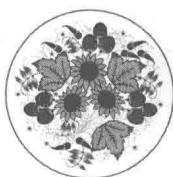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182 千字

印张: 19

版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80 元



第一章	今夕何夕两重影	/ 0 0 1
第二章	喋血门内续迷踪	/ 0 1 6
第三章	一曲木叶慰清影	/ 0 2 8
第四章	初绡青丝酬君意	/ 0 4 3
第五章	见荒冢乱草如烟	/ 0 5 9
第六章	落花有意水无情	/ 0 7 4
第七章	皎皎河汉醉红鸾	/ 0 9 1
第八章	波栖未稳惊夜风	/ 1 0 7
第九章	楚河对弈几时休	/ 1 2 4
第十章	入骨相思知不知	/ 1 4 1



第十一章	离歌且莫翻新阕	/ 159
第十二章	剑指晟京踏雪来	/ 173
第十三章	枭首为祭同讎仇	/ 186
第十四章	可要金风玉露时	/ 200
第十五章	忘却营营又几生	/ 214
第十六章	青山难遮宗庙尽	/ 228
第十七章	弦裂无声摧断肠	/ 242
第十八章	茆弘碧血终成憾	/ 258
第十九章	若教眼底无离恨	/ 271
第二十章	对莲余做世外仙（结局）	/ 282
尾声		/ 294

第一章

今夕何夕两重影

大曦王朝，崇泰九年。

晖州街头永是繁弦急管的气象，酒菜香气弥漫巷陌，到了午膳时分，十岁的芰荷仍在街衢寻觅。只见她艳丽衣衫上遍染浮尘，双丫髻也不成形地垂散着，清秀的脸上蜷着倦色。

“咕咕”，不争气的肚子又一次地提醒她：你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，你不要自虐了好不好？

哼！我才不回去呢，除非他把她给休了，再到我娘亲的坟前磕头认错。她暗想道。

这两天，不是没人来找她，而是她刻意“打扮”自己，躲过了一轮轮的盘查。头两天还好，髻上翠簪、臂上金钏拿到当铺一换，够得她高床软枕大嚼特嚼了。油焖大虾，葱香鸡腿，红烧狮子头……统统塞进了她的肚皮，硬把悲愤化作食量！反正是那个讨厌鬼送她的礼物，就当是泄愤！

“咕咕”，肚子又一次考验着她的意志……

芰荷恨得咬牙——哪个挨千刀的贼子偷了我的钱袋！

当她问候到那人祖上十七代时，已饿得后背贴着前胸，委实难受。她往那逸散蒸馍香气的小贩看了一眼，却见他脸冷得跟那千年雪山似的，把罩在蒸馍上的棉纱慌忙一拢。

芰荷咬咬唇，抬起下巴，决然走向街衢中心的品香楼。

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！让他看扁了我不姓沈！呃，不对……不对！我姓万俟！我不姓沈！

碧玉绣球……想着就流口水……

芰荷咂咂嘴巴，正倚门遐想，便见肩搭汗巾的伙计恶狠狠地瞥她一眼。

长得丑没关系，干吗吓人？菱荷朝他翻翻白眼。

所谓“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”，恶人自有恶相，善人也该有着善相吧！我且寻一个慈眉善目的食客！

菱荷眸转如电，只一瞬便捕捉到了西窗下的一双人物。

十五六岁的少年，侧身颀伟如松，逸俊无俦，身旁那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，眉开眼笑地拉着他撒欢，少年却只耐心地给她夹菜，笑容温雅，穆如清风。青铜佩剑、精巧眉刀悬于身侧——二人分明是行走江湖之人。

这少年一看便是好脾气，小姐姐嘛，也容易套近乎！菱荷打定主意，脚底抹油，溜了过去，绞着衣角可怜兮兮地道：“我饿了一天了，能要点吃的吗？”

二人微愕。少年正要说话，那伙计已吓了一跳，赔笑着来推搡她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我这就把这个小叫花子撵出去！”

叫花子？菱荷一时气结，心下一黯，清泪萧萧。

“无妨，小妹妹，你坐下吧。”少年声如石磬，磁沉入心，听得人心底一片澄净。

菱荷傻在原地，花猫似的脸也顾不得擦了，望定他笑眼，痴痴地想：这是画中走出的人吗？

小姑娘比少年更热情，也叫菱荷快坐。伙计的脸变得比翻书还快，有些像是怒放春花：“小姑娘想吃点什么？”

“碧玉绣球！”菱荷脱口而出。

少年轻笑着应了，伙计笑得现出一溜歪斜的门牙：“小姑娘好品位，这是我们的招牌菜。”

“本小姐自然知道！从前还光顾得少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……是小的眼拙，小的眼拙。”小伙计讪讪退远。

这少女看菱荷拿腔拿调的样子，一时笑不可遏。

“小姑娘聪敏可爱，与你同桌共餐，也是一大乐事。”少年微笑着递过竹箸与丝帕，“吃吧……”

呵，你是在维护我伤痕累累的自尊吗？

菱荷愣了愣，望着灿如星子的笑眼，几乎忘了接过竹箸……

胤州，清风书斋。

菱荷一边回想往事，一边端着茶，从书斋内堂走出来，只见清风书斋外人头攒动，七嘴八舌，很是热闹。

“小伙子，你就承认了吧……”

“嘿嘿，这书斋嘛，还‘清风’呢，居然卖这种书！”

“我看这读书人是个正经人，才不会做这样的事！你们可得查清楚喽！”

菱荷侧耳听了听，微微一笑——她知道，该她登场了。

如她所料，白云庄三小姐沐堇熙很快来查账了。

这时正是崇泰十六年。

说及白云庄，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万贯之家。江南一带，约有一半的武馆、书斋、医馆、青楼、钱庄之属皆是白云庄的产业，不可谓不富埒王侯。国朝时局动荡，陆自成等义军蓬勃发展，世道不宁，好在此处山明水暖，少受滋扰，故此，白云庄的势头便一时无二。

白云庄原先的庄主姓白，有传第三代庄主白展子息薄弱，儿女不是夭亡便是死于非命，终于无后，过世前唯有将产业托给姓沐的妻家。沐府原为武学世家，接过庄子后竟说白展无后乃因敛财无德，遂自称“聚贤养德”，给予有一技之长却仕途不畅的青年才俊、江湖异士以厚禄，又广修佛堂多行善事来消除戾气、厚福添瑞。由此，从前的商贾之家就有了如今这般既行商又收容才士的格局。前任庄主沐啸乾半年前过世，如今二弟沐啸坤暂代庄主一职，打理家业。

每至月末，白云庄几个分部的掌事便要去各个铺子查账。书斋生意素来是由沐堇熙的二哥沐堇秋打理的，可他近日身子不适，自然有事妹妹服其劳。

菱荷只见侍婢白霜叫停了轿子，叉腰道：“让开，我家小姐来了！你们吵什么吵！”

身着灰缎褂子的胖伙计一听这话，忙费力扒开人堆，满脸堆笑地走上前去招呼：“小姐！”

沐堇熙认得她，掌柜的前日里辞了工，去湘西做彩瓷生意，伙计赵宝儿就暂代了掌柜之职，打理书斋的生意。

“赵宝儿，怎么回事？”见赵宝儿遣散了门外的看客，她忙问。

赵宝儿见沐堇熙面色不善，忙矮身将她迎进门去，指着货柜一角，道：“这个书生偷书来着。自新逮着了，他却打死不认账，硬说那书是他的。”

“哦？”

角落里，书生巾帽仄歪，正被伙计林自新攥住衣角，急声争辩，怀里却还死拽着一本蓝皮儿的书。

沐堇熙瞥了一眼，目光却被菱荷吸引住了。

她不着一词，只认真啜茶。

她见菱荷十六七岁模样，身形玲珑，肤光如玉，虽不着脂，却浑身上下逸出釉般光华，使人见之忘俗。她唇边衔了丝若有若无的笑，让沐堇熙既觉熟悉又顿生兴味，便问赵宝儿：“那是谁？”

“哦，这是前日里才招来的一个伙计。”

菱荷闻声过来，敛衽为礼，说自有办法让这偷书贼招供。

沐堇熙懒懒坐下，微笑颌首。

菱荷向她淡淡一笑，转视书生：“你可别说咱们书斋店大欺客。如你能答我两个问题，这书就算是你的。”

那书生哼了哼，不置一词。

“第一，你说这书是你的，那么你从何买来？第二，这书既是你的，那你必然能背一些段子啰？”

“这书……”那书生邪邪地笑了笑，“第一，是在街边的小摊买来的，我如何再去寻那卖家？第二，这书方才买来，我又怎能背上一些段子？那你说这是你们书斋的书，又有何证据？你可背得出来？”

“若我背得出来呢？”

“小姑娘，这书内容淫邪不堪，你倒是背背看？”书生笑得好不挑荡。

“什么书？”沐堇熙突觉气氛不对，质询的目光“嗖”地一下射向杵在一旁的赵宝儿。

赵宝儿一张肉脸涨得更圆了，抖着嘴唇好一时才说：“是，是《金瓶梅》……”

沐堇熙吃了一惊，狠瞪他一眼，叱道：“赵宝儿，叫你代了两天掌柜，你就生出这样的事？我们怎么能卖这样的书？”

“我可以走了吗？这般淫邪的书，你们这样的书斋自然不会卖了。我算是清白的吧，哈哈！”书生张口大笑，举步就要跑。

“慢……方才我说了，这书原本就是我们书斋的。”菱荷笑道，展手将他一拦，“我背便是。”

沐堇熙好似被雷击中，瞠目结舌地望着她，她却视若无人，轻笑道：“第一回，西门庆热结十兄弟，武二郎冷遇亲哥嫂。诗曰——豪华去后行人

绝，箫箏不响歌喉咽。雄剑无威光彩沉，宝琴零落金星灭。玉阶寂寞坠秋露，月照当时歌舞处。当时歌舞人不回，化为今日西陵灰……”

这女子……这……在场的男子皆面面相觑，惊得险些掉了下巴。沐堇熙忍了笑，在心里暗赞：这女子，人不算大，不但才学过人，更有胆色！

“我背得可有错？你不妨对照一下。”

书生脸上辣辣地红，道：“没见过你这般不知羞的女子……不过啊，你能背得一些句子只能说明你看过这书，却不能证明这书是你们书斋的。”

“你！”赵宝儿见他如此狡辩，有些窝火，胖腿踢出前却被菱荷拦住了：“掌柜的不要着急，你忘了吗？最近偷书贼也蛮猖獗，我们书斋卖的书可都是做了标记的。那标记在……”

最末几字，她附他耳边，声若游丝。沐堇熙听不分明，却见赵宝儿点头点得好似鸡啄米，笑容满面。

“书生，你可听好了，”菱荷跨步上前，俏生生地立在他面前，正色道，“现下我欲将此事官了，若你是清白的，自然不用怕。不过……我记得啊，我朝《大曦律·贼盗》规定，对窃盗的人可使肉刑，初犯呢，便在其右胳膊上刺‘窃盗’二字；再犯，刺左胳膊；三犯，判处绞刑。就算你是初犯，可你的胳膊上有了这两字，还想安生做人吗？况且你还是个读书人，这劣迹被记录在案，你……还想参加科考吗？”

书生听着这番话，脸色霜白，鼻翼上汗珠涔涔，强撑住了没有吭声。

“没反应是吗？那……我去报官了？”菱荷向外间迈步。

“且慢，姑娘……能否大事化小？”书生急道。

“若你是初犯，就算是小事化无又有何妨？”菱荷缓然回身，笑如春花晓月。

“好，我承认，这书的确不是我的……”

“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……很好！”菱荷满意地笑了，向他伸出手，拿过书转递给沐堇熙道，“小姐，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此事就此作罢，可好？”

见她允可，菱荷忙请赵宝儿放了偷书贼，作为小伙计，礼数虽是不亏，可她举手投足间英爽逼人，俨然她是店里掌柜。

沐堇熙凝目已久，这时注意到，这姑娘左眉梢生着一颗碎米大小的红痣，笑窝绽在两颊，怎么看怎么眼熟，不由问道：“请问姑娘芳名？”

“菱荷。”

“菱荷？你真的是菱荷！”沐董熙欢嚷起来，使劲攥着她胳膊摇晃，“你还认得我吗？”

沐董熙与菱荷曾有一面之缘。七年前，菱荷因与姨娘不睦，离家出走，弄得跟小乞丐似的，好在沐董熙与二哥沐董秋惠赠菱荷一餐。就在兄妹俩结账之时，菱荷却不告而别。沐董秋担心菱荷，也曾派人去查访，一年来却杳无消息，只得作罢。

依菱荷所述，她当日见管家福伯寻来，避之不及，便佯着身子溜了，最终还是被他寻得，捉回家中。

“你……又离家出走了？”回程中，沐董熙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身侧的菱荷，愕异不已。尽管菱荷先前说得很是分明：她已至适婚之龄，而待嫁的新郎却非她所爱。

菱荷脸上讪讪的，笑容却更是甜俏。

“你那么熟悉《大曦律》，不知像你这样的惯犯，该判什么刑呢？哈！”

凉轿微有颠簸，竹帘筛过斜照余晖，在菱荷脸上跃动着，映出她嫣软笑靥：“这个，问我未来夫婿吧。”

说笑间，二人携手回到白云庄。

白云庄位于胤州城外一处上好水岸，占地数十亩，府邸气势恢宏，大有遮天蔽日之观。庄中规模甚伟，以中心的正厅和花厅为轴，左面是庄中幕宾们居住的贤苑，正前方是五个分部会商议事之所，右面则通向沐府和别院。

走进府内，高楼广厦指天而起，满目的碧瓦朱甍、珍楼画栋，极尽贵气。叠榭层楼、小桥流水掩映其间，倒合了庄外铺青叠翠的绿植，生出些静幽离尘的意味。

少有人初临白云庄却神色自若的，菱荷算是一个。沐董熙微笑着，心道：菱荷妹妹仪容出众，自也不是寻常人家儿女。

“菱荷，从今儿起你就在这儿住下。你是我妹妹，这以后就是你家了！”沐董熙将菱荷领进贤苑，唤下人给她安排了一处厢房。

菱荷目光不可自抑地掠过左近一间厢房，心上有些搔痛。她忙扶住廊柱，睫羽上却萦了水汽，唇间勉强扯开一丝笑意：“谢谢姐姐。”

她的眼神有些发飘，沐董熙目随而去，笑容一时僵了：“那是我二嫂以

前住过的房间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二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成亲之前投水……”

她垂眸哽咽，芰荷也伤心起来，不由咬唇道：“那你二哥……现在，一切都还好吗？”一语未毕，睫上泪落。她也觉出失态，忙背身举袖拭泪。

芰荷的激烈反应让沐堇熙微愕，但她旋即想到了什么，遂展眉道：“嗯……二哥他很伤心，还自称是他命硬，克死了发妻……之后，又病了两个月……不过，他说，他答应过嫂子要好好珍重自己，现下该没事了……”

芰荷如释重负般点点头，但听小厮前来奏报，说是大哥沐瑾楠所管的武馆账目有些问题，管家陈友沛请她过去一趟。

沐堇熙便吩咐芰荷先去歇息，又笑道：“我让红玉过来伺候你，稍后便送饭菜过来。我们庄里好看好玩的地方可多了，改日我再带你去游一游。”

待用饭时，来了个婀娜万端自称“红玉”的丫鬟。红玉语声娇脆，一迭声问好间已将托盘上的饭食一一呈上。糖薄脆、酥黄独、包儿饭、荷叶鸡……无不精致悦目。

芰荷含笑望着红玉，先尝了一口糖薄脆，赞道：“一般人做糖薄脆都用芝麻匀皮儿，你却还加了核桃碎，很是特别。”

一饭用毕，她只说不习惯让人伺候，自行盥栉一番，旋即睡下。

房门“嘎吱”一声阖上，将月光拒在门外，窗前案几却映着老槐枝叶，如凝霜披离。芰荷从案几望向梢头残月，愈觉心闷得慌，终于披衣而起。

四月之末，尚无接天莲叶之碧，但荡漾的碧波间，密密匝匝的荷叶亦是青绿可人。圆叶舒展，因风摇曳，高低起落。华池里，皎月下，初放的菡萏更是红白相间，婷婷照影，若有若无地撩拨着塘水的睡梦。

塘水氤氲含翠，荷花一如人面妖娆。鼻尖荷香荡漾，香远益清。依照脑中地图的导引，芰荷缓缓踱往塘东。

步未至，一道银色背影赫然现于丈外。

芰荷总算是庄里的客人，这样擅闯沐府别院未免冒失，忙熄灯匿身于翠柳之间，只扒出一道罅隙，偷偷打量。

云萧索，风拂拂。

男子亭前玉立长身，袍带当风轻漾，粼粼有如天河泻落，神祇也似；月色却给他的背影镀上忧伤光影，恰似一阕幽婉清词。

好熟悉的影子啊，难道是……菱荷瞪大了眼，捂住了嘴。

男子似有所察，微微侧过脸来……

他轮廓英挺，侧颜润如明玉。月色涂抹之下，眉毛上竟似凝了飞霜，欲侵鬓根，最引人注目的是，那深眸里似漾着融融烟水，好不迷人，只不过，缓流其间的，却是一种遗墨难书的哀情。

董秋！

菱荷几乎听到自己眼泪跌碎于地的声音。

他不是身子不舒服吗？为何在此？她蓦地想到一个名字：夏盈盈。

似被人击中穴道，她滞在原地，石柱般立着，胸间却似惊涛砌雪，无以平静。难掩心里的悸动与欢喜，她忙试着调匀呼吸，眯了眼不敢再看他。

“谁？”温柔却尖锐的一声骤响于身畔。

嚯！

菱荷惊觉时，风声入襟，柳丝被劲道震起，痒痒拂在脸上，和着幽幽青木香。

怎么办？我该怎么面对他？！菱荷心乱如麻……先前已设想过千百次与他重逢的景象，却没想到在这一刻，仍在他深睿的探究下慌乱若此！

“是谁？”柳外的人催逼着。

定了定神，菱荷才撩开翠色帘幕，缓步而出，轻声道：“董秋哥哥，是我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玲珑清丽的女子身影映入眼帘，有着水一般的柔曼，荷一般的风韵，沐董秋凝视须臾，戒心稍除，缓收了掌力。

“你还记得我吗？董秋哥哥。”菱荷紧盯着他，生怕他摇一摇脑袋，她却见那一泓烟水笼着她的脸颊，写满了说不出的惘惑。

虫鸣声声，声声幽泣，她心下黯然，待要侧过头去，却闻他柔声相询：“你……是菱荷？”

他的目光在她眉梢红痣一凝，记忆方才破匣而出。

一阵欢喜劲上来，菱荷一时说不出话，忙收回将要夺眶的泪，点点头。

“真的是你！”

菱荷将往事一说，沐董秋才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们结账出来就见不着你了，可让我们担心了一场……如此甚好，你就在这里住下吧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，“说来真不好意思，那时……我与熙儿在外，不便以真名

相告。”

芰荷了然颌首，心内却不无怨怪：若你真以真名相告，不用什么“二哥”“小姐姐”敷衍我，我何至于这么多年来寻你不着？当真造化弄人！

芰荷吸了吸鼻子，仰首望定这个曾给予她温暖的人，如饮芳醇般耽迷而不自知：“这碧月荷塘风光极好，我先前睡不着，便出来了，不觉间走到这儿来了……没想到竟遇见堇秋哥哥了。你……熙儿姐姐说你不舒服？现下可好些了吗？”

沐堇秋不欲答，只微笑看她，又望着丈外白首亭，心里掂量一番，道：“坐一会儿吧。”

“白首亭……”这三字甫一出口，便黏附在心，有如魔咒。

“嗯，”沐堇秋微微笑道，“那是我为亡妻建的亭子。”

芰荷尴尬一笑，仰望牌匾且吟且叹：“‘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’，盈盈姐活在你心里……”

“你也喜欢这两句诗？”沐堇秋微有诧异，紧盯着她。她神色专注，如阅至宝，这般熟悉……

“从前，司马相如过饮于卓氏，以琴心挑之，文君夜奔相如，驰归成都的这段爱情佳话，是女孩子都会喜欢吧。”她忙解释道，“一首《白头吟》，挽回夫君的心，倒是值得的……”

似水月色，婉婉回风。

沐堇秋瞥见她颊上透着不自在的绯红，想是自己太过唐突，忙垂首不再看她。但想起夏盈盈冰冷的坟冢，心被猛拽了一下，别样地疼痛。

扯回游思，他轻声道：“天色也不早了，翌日再来赏玩。”

折子一燃，灯笼骤亮，缓步而归的青石路上，浮凸两道高低影迹。芰荷偷望着这双叠影，心上生暖，唇角含笑。

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！

翌日，沐堇秋带沐堇熙与芰荷出了庄子，直奔清风书斋而去。

芰荷坐在马车上，撩了窗幔，看着零星的商铺和来往行人，只一路摇头。

“怎么了？”沐堇秋清冷面容上蕴了笑。

“堇秋哥哥觉得呢？”芰荷扭头晒他。

微一沉吟，沐堇秋的嘴角扯了一下：“你一定是在想，这几条街住户

不多，商铺也不多，还都是卖杂货的，白云庄怎么会择了这地儿来做书斋生意。”

菱荷以笑作答，但听他缓缓道：“你做什么事会舍近求远或是舍远谋近？”

他不答，她也不问，眸光交错而过，沐堇熙将二人神情尽收眼底，嘻嘻一笑。

昨日，菱荷已与沐堇熙拜了姐妹，今早一起，又拜了沐堇熙之母柳絮为干娘。干娘先失儿媳，又失夫婿，看起来颇有些病柳扶风之态。

菱荷心下凄酸，在给干娘磕头之时更是诚恳。沐堇熙这时又向沐堇秋提起，赵宝儿并无掌柜之才，他会得此意，便问菱荷心意。菱荷本对掌柜之位志在必得，自然不客套谦让，却又不安地瞟了瞟沐堇熙。她所认识的沐堇熙可是口无遮拦的，不知有没有将她会背那淫邪段子的事告诉沐堇秋。

沐堇秋听小妹说起，昨日那所谓的“记号”，不过是菱荷料定那书生做贼心虚，刻意说来诓他的，对她也颇信任，此时一到清风书斋，便宣布了对她的任命。

赵宝儿肉脸上掠过一丝不快，旋即又满脸堆笑道：“小的早说了，万俟姑娘很是不错，小的能为掌柜效劳，何其有幸。”

“赵大哥不必谦虚，谁做掌柜都没什么分别。从今后，咱们彼此扶携。”

“我去看看自新把茶冲好了没……”

看赵宝儿往后堂走去，沐堇熙道：“他会不会不高兴？”

沐堇秋瞥了瞥菱荷，笑道：“我没有追究他为了赢利而慌不择路，他也当有自知之明。”

想到昨日里自己背书时的“故作镇定”，菱荷倏觉他笑得别有意味，脸上腾地烧了起来，沐堇熙也不理会她瞪着自己的大眼珠子，向她吐吐舌头。

当前乱局已生，文人大多无心向学，书斋生意江河日下，沐堇秋与菱荷正为此商议，便听赵宝儿道：“眼下不要说我们清风书斋，放眼咱胤州五十来家书斋，生意都很清淡。很多书斋都转行做药材生意呀，玉石生意什么的……咱们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二公子，掌柜的，你们看……”

沐堇秋托起茶盏，轻吹茶沫。手指清劲润华，抚摩着盏上莲花缠枝的釉彩，曼声道：“隔行如隔山，人家赚钱的生意让我们做着可就未必

如意。”

芰荷接过他递来的一瞥，颌首接话：“心系一处，做本行是最好。”微一沉吟，又笑道，“不过，要想好好做生意，还得想点办法才行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现下时局如何？文人的喜好如何？”

沐堇秋看了看她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内忧外患，文人报国无门，大多寄情声色。”

她淡淡一笑，在那书架上拿取一番，隔空抛给他。

一本《尔雅》，一本《柳毅传》，沐堇秋捏着手里的书，微微一笑，但听她笑问：“书也不只是给读书人看的，你说时人喜欢看什么？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适才你问我做事会舍近求远还是舍远谋近，想必是因这左近就这一两家书斋。不过，懂得舍远谋近的道理固然是聪明，可我偏要买书的人明明知道不应该‘道在迩而求诸远’，却仍舍近求远，来我这儿买书！”

“好，”沐堇秋拊掌一笑，“我拭目以待。”

把湖笔掷在一旁，芰荷长出口气。

她埋首在清风书斋足足三天，才将《柳毅传》的绣像绘成，这几日也不曾归庄。心中念的就是这么一桩生意，日子反而过得极快。

有时候她也会想起小时候娘亲教她画绣像的情形，会撑着下巴发愣。她七岁时，那个负心寡义的爹爹就很少来娘亲的小院了。都说娘亲的绣像画得格外好，但谁又知道，她画的不是绣像，是寂寞。

窗扉轻开，微风掠拂，芰荷正坐在窗前忆着旧事，一时喜，一时伤，眼前蓦地一黑，感到眼前指节滑腻幽芳。

“拿开你的纤纤玉指。”芰荷笑嗔道。

“承蒙夸奖。”沐堇熙撒开手，哈哈一笑，一屁股坐下笑问，“我来看你这几天都在做些什么？连家都不回了。”

家？

芰荷心上温暖，抿唇笑了，但听她问：“这是画的柳毅和龙女在筵席上作别的情景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几天前，清风书斋挂出招牌，说是在这儿买书，一呢，可以得到掌柜

亲绘后交付文渊阁影印的绣像；二呢，可以得到租赁优惠。

这法子倒是新颖，效果也没让人失望，不少陈年余货即便不能卖出，却也能租出，倒是物尽其用。

“买书赠书的把戏谁都会玩儿，菱荷妹妹亲绘的绣像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，自然更能撩拨买书人的欲望了……”沐董熙眼珠一转，凑到她耳旁笑道，“我昨日还对二哥说呢，我这妹子不仅有着羞花之姿，更有慧心巧思，谁要娶了她呀，大有福气！”

菱荷脸红了红，沐董熙也没继续说下去，又告诉她，明日便是爹爹生忌，这便邀了菱荷回庄。

“此事就有劳佟师爷了！”沐董楠含笑向官衙前的佟师爷一抱拳，刚毅的背脊微微一躬。

这个沐董楠，是白云庄的大公子，与沐董秋同父异母，向来亲厚。

“大公子您太客气了，为您分忧是小的的荣幸。您慢走啊。”佟师爷忙不迭道。

一个矮个子的小厮迎在马车旁，哈腰笑道：“大公子，宝禄来接您了！”

佟师爷见沐董楠上了马车，放了窗幔，才搓着手打开他给自己的钱囊，啧啧赞道：“这家伙倒出手大方！”

“大公子……”见沐董楠容色倦怠，宝禄忙问，“我们荣威镖局倒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事。是谁这么大胆，敢来劫镖？”

“是谁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安抚好莫老爷子。莫要坏了咱们名声……”沐董楠皱皱眉，若有所思，“宝禄，你记得该怎么说吗？我前几天干什么去了？”

宝禄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小人记得。公子您和雇主谈了几日，才谈定了索赔的事，因此耽搁了回庄的时间。”

其实，宝禄也挺迷糊，大公子这不才刚回来处理这失镖的事儿吗？为何愣是要他说他前几天便已回到胤州了呢。不过，作为下人，可不该多问。宝禄是深谙此道的。

“记得就好。”

“那个，小小姐她……”

想起调皮的女儿沐思茹，沐董楠便有些不耐烦，摆摆手，道：“小孩子